

宽广的地平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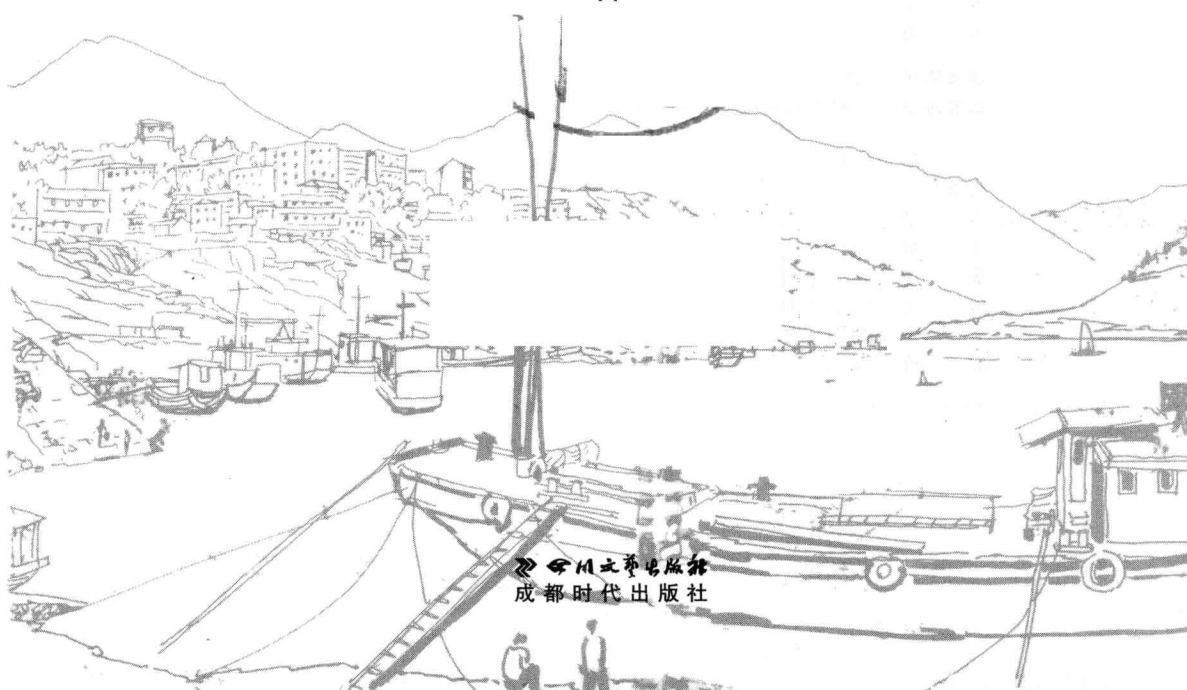
邹廷清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宽广的地平线

邹廷清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宽广的地平线/邹廷清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 11

(大地民生丛书)

ISBN 978-7-5411-3600-9

I. ①宽… II. ①邹…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6550 号

KUANGUANG DE DIPINGXIAN

宽广的地平线

邹廷清 著

责任编辑 张庆宁

责任校对 奉学勤

责任印制 唐 茵等

封面设计 张 妮 史小燕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时代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69mm×239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600-9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开头的話	001
------------	-----

篇一：辛酸的往事	005
----------------	-----

往事虽然如烟，却让人无法释怀，走过的路既然抵挡不住岁月的剥蚀，就该把脚印烙在记忆深处。

新闻人物	007
------------	-----

酒 厂	009
-----------	-----

荒 滩	014
-----------	-----

葱 子	017
-----------	-----

小四轮	020
-----------	-----

修 沟	029
-----------	-----

开荒（一）	036
-------------	-----

篇二：守望的代价	049
----------------	-----

得失之间的落差，是要用困惑来丈量的，失去的既然注定要失去，那就把心中的坚持，守望成燃烧的火炬。

盐渍厂	051
-----------	-----

篙菜、茄子	058
-------------	-----

催粮催款	067
------------	-----

防洪抢险	074
鱼塘或苍蝇之灾	081
赵家渡	089
开荒 (二)	100
疯狂的沙石	115
要命的水井	127
 篇三：飞翔的翅膀	 135
高远的天空，给了所有希望的翅 膀，富裕起来后的思考，在宽广的地平 线上，随爱心与感恩一起飞翔。	
盐渍厂 (二)	137
花木温江	145
车 祸	154
合 村	166
产 改	175
村长协奏曲	193
严冬瓜	212
不是结尾	224

大河有水小河流，
一流流到沟儿头。
挖个缺口就灌田，
又产粮食又出油。

——温江民谣

开头的话

打开地图册，成都的版图像极了一只蹁跹舞动的海星。

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大海。

的确，四五千年前的成都平原，有另一个名字：西海。雪山融化了，随岷江汹涌注入。于是，这里就成了连天的泽国汪洋了。

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时候，农业只有刀耕火种。可最初的成都平原上，却连刀耕火种也没有，人们只能靠打鱼为生。现在温江县万春镇上就有红砂石雕塑的一个赤膊端坐的“鱼凫王”石像。

鱼，是捕鱼；凫，是水鸟，像现在看到的野鸭子、渔老鸦等水禽。

“鱼凫王”怕就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成都的第一任市长了。

后来，出现了一支“侵略者”，一举打破了这里传统的生产方式，由

此改写了历史。

据载：成都平原西边的汶山上，住着一个古羌族部落，古羌人在山里狩猎为生。大概是由于狩猎特别需要警惕和瞄准的缘故，传说中的古羌人都长出了三只眼睛，故又称为纵目人。

中国四大名著之《西游记》中的二郎神杨戬，就是古羌人杰出的代表。他身边常带着的那只一口咬住了正在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后腿的哮天犬，就是打猎用的“撵山狗”。

飞禽走兽打完了，古羌人就要下山寻找食物。部落中，就有一支人马顺着岷江来到了成都平原。这支人马的首领名叫鱼凫。鱼凫在成都平原现在的温江境内建都称王，后被杜宇击败产生了古蜀国都“杜鹃城”。

杜宇拜鳖灵为相，命他治理水患。鳖灵决玉垒山，开金堂峡，排干了成都平原上的洼水，人们才“得以陆处”。

杜宇建立政权以后，称为“望帝”。

据考证，望帝庙最早建在灌县的白沙镇附近，后迁移到了郫县的望丛祠。

望帝治理好水患后，便开垦阡陌，教民稼穡。这便是成都平原上农业的开始。

传说望帝死后，每到播种季节，仍不忘农耕，于是化为一只杜鹃鸟，昼夜不停地啼叫：“布谷，布谷，布布谷，布布布谷……”一直啼到嘴角滴出来的鲜血，将树下一种原本白色的花也染红了。

这种花就是后来人们叫的杜鹃花。

从渔猎社会到农耕社会，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因鳖灵治水有功，杜宇把帝位禅让给了他。鳖灵即位后，国号即称“开明”。开明政权是以除水患兴农耕为基础的，因此在四川的水利史上，有“开明肇其端，李冰集大成”之说。

“开明”位传十二世，遇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了来蜀，秦朝派人向开明王献金牛。

大概是皇帝做久了就做得腐败了起来，他竟十分高兴地同意收受人家

的贡献。

金牛又沉，蜀道无路怎么办？于是就派壮士大修栈道。“石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

道路打通了，秦军就大举杀来，干掉了开明王朝。

为了巩固统治，秦派张仪开始修筑成都府。可以说，成都在历史上是中国经济较早开发的地区之一，农业耕作技术发达，传统手工艺品名扬四海，商业鼎盛繁华。

大诗人李白曾这样描写过：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

草树云山尽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

自秦以来的两千多年，农耕经济哺育的是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

虽然，资本主义也有过萌芽，也有过极其缓慢的发展。但当新的生产力还来不及在中国农业上普照阳光的时候，中国早被掖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火坑。

反帝反封建的百年战争，中国满目疮痍，生产力极其低下。

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间，由于急着要在短时间内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不顾客观经济规律，齐步走一大二公，人为搞穷过渡。

几十年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走得极其滞重。

虽然是轰轰烈烈，但仍衣食不周；虽然说农民解放，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没有得到极大发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归还了历史本来面目。现在看来，朴素得毫不华丽的“实事求是”四个字是多么的了不起。

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地把土地交给了农民，这就像把武器交给战士，把笔杆子交给作家，把鱼儿放回水里一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是，这也仅仅是解决了温饱。

纵观历史，人类为什么要搞农业？

因为要吃饭。

当农业最终实现了这个目的的时候，它完成了第一次腾飞。

又当搞农业不再是为了吃饭，而且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出卖自己产品的时候，它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腾飞。

在这种里程碑式的腾飞中，随着国家“三农”政策的落实与深入，过着蜜中加糖般生活的成都平原农民，又开始了新的思索与行动：以怎样的精神面貌与步伐去迎接和融入新的时代？

现在，当我在成都平原乡村的大路小径上行走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为农民从为了填饱肚皮，到农业的第二次腾飞，再到建设新的精神家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创造力惊叹不已。

于是，我以自己的心灵去倾听这些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属于成都平原新农民的故事。

我更渴望向读者讲讲这些故事——这是成都市温江区金马河畔的一个村子变迁的故事，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人与水、人与时代怎样纠缠抗争融合的故事。你或许可由此听见或感受到：成都农民跟随时代节奏的脚步声，携着自然与水、水与土地亘古的歌谣，正从宽广的地平线上隆隆传来……

篇一 / 辛酸的往事

往事虽然如烟，却让人无法释怀，走过的路既然抵挡不住岁月的剥蚀，就该把脚印烙在记忆深处。

- ◎ 新闻人物
- ◎ 酒 厂
- ◎ 荒 滩
- ◎ 葱 子
- ◎ 小四轮
- ◎ 修 沟
- ◎ 开荒 (一)



新闻人物

公元1977年间，位于温江县金马河东岸海拔600米，北纬30.46°，东经103.43°，东距成都35.2公里的通平乡天源村，出了一个了不得的人物，为国家与乡亲们挣了个大大的脸面。

此人姓李名万贵，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五短身材，一头又硬又粗的短发。在那计划生育还没摆上政府议事日程的岁月中，李万贵和老婆一口气生下六个孩子，那六张等待成长的小嘴不但吃得他浑身掉皮，而且一到冬天，在几间四壁透风的茅草屋中，六个孩子时常爹呀妈呀地挤在柴圈里，或拥在灶台火门前，不停地发抖叫冷……

随着六张嘴的长大，口粮更是吃一顿管三顿，农民的孩子真是命硬，那六个孩子极争气地往上蹿，到了1978年，李万贵全家整整齐齐地有了八个壮劳力，在全村无一农户能比。劳力多，挣的工分自然就多了，这还不算，在李万贵精打细算的安排下，种菜、喂猪、搞副业一齐上。年底一结算，全家竟从集体分回现金一千多元，这不但是天源村的奇迹，也是通平乡的奇迹，更是温江县的奇迹。于是，一级吹一级，李万贵就成了温江县的冒尖户，上至《光明日报》，也刊登了李万贵的照片和事迹报道。

说来巧极，中国友好国家荷兰的副总理，那时正在中国访问，主要考查中国农村的发展情况，不知怎么地就来到了温江。要摆样品，当然得给别人好看的了，于是温江县就把点定在李万贵家，并通知乡上事先要作一些安排。

这是为国争光，给家乡父老拿脸的大好时机，是决不能发生一点差错的。况且，李万贵家年收入一千多元是铁的事实，无人能否定。

然而，难题却很快摆在通平乡干部们的面前：李万贵的猪已卖了，分

的钱已所剩无几……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摆假现场了。

乡干部找到李万贵，说这是国际大事，不能丢脸。弄得已空空如也的李老先生很是紧张。但在听了乡上的打算与安排后，李万贵虽然还是紧张，但却放松了许多，因为东西有人出，说话有人教，自己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乡上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准备：首先，全县的冒尖户李万贵应该有电视机和缝纫机，可李万贵没有。这很简单，把乡上的电视机和裁缝铺的缝纫机抬去。猪已卖，圈已空，农民不喂猪还是农民么，何况是冒尖户？乡上立即通知屠宰场，将收购未宰的肥猪赶几头进了李万贵家的猪圈……

外国总理要参观李万贵家的消息很快传开，所以，在荷兰副总理到来的那天，李万贵家的房前屋后，空前的热闹。

通平乡人是做梦也没有梦见过外国人的，当荷兰副总理到达李万贵家时，路已被堵得水泄不通，可能是翻译对老外说：这里的百姓很欢迎你。喜欢得荷兰副总理一边走一边对大人小孩点头微笑致谢。

贵宾在中方官员的陪同下看了李万贵家的房前屋后，屋里屋外，猪圈、鸡舍、厕所……那与猪圈连在一起的厕所门本来是用烂麻布遮挡的，临时换了新门帘。

外国人参观完后，握住李万贵的手，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翻译对李万贵说：“副总理对你说，李老先生，你真了不起。”

李万贵立时受宠若惊，把上面教他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只是谦虚地摇头。

荷兰副总理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提出要在李万贵家吃饭，要和李万贵老先生共进一餐。这当然好办，乡上立即派人去准备。但李万贵无论如何也要尽地主之谊，征得领导的同意后，立即命家人架起石磨推豆花——这是当时成都平原农家招待客人最好的一道菜。

唯一遗憾的是，荷兰副总理喜欢喝啤酒，可当时到啥子鬼地方去找那怪味道的玩意儿呢。只得喝白干。

那顿豆花饭配上四川省温江县通平乡特有且霸道的红油海椒，将荷兰副总理吃得红光满面，连呼中国农民的收入和生活，好！

外宾和官员们走了，乡上从李万贵家里拿走了不属于他的东西，李万贵家又恢复了原样。

李万贵为此很满足快乐了一阵子，他感到自己没有给中国农民丢脸，唯一令他遗憾的是：当记者要他拿着木瓢在猪圈前做个喂猪动作给他拍照时，心里一紧张，系着围腰布拿着木瓢的他不像在喂猪，而像是第一次见到猪，怕被猪扑上来咬一口似的。

天源村的李万贵最终没能富起来。首先的灾难来自他儿媳的自杀，儿媳的娘家人发动了规模浩大的招凶行动，再加上看热闹的人，李万贵家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等把事情摆平下来，李万贵不但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其次是儿女大了，一个家被分得四分五裂，凭你李万贵有天大的经济头脑，上了年纪的老家伙谁听你的？

酒 厂

就在李万贵红得发紫又倒霉透顶的事将成为历史时，天源村又出了一起新鲜事物：村上开办的通平乡第一家集体酒厂要面临关门大吉了。

天源村境内有条老街，叫赵家渡，通平乡政府机构的办公地点及其他附属部门都设立在此。赵家渡逢单日赶场，极是热闹，金马河西岸的灌县、崇庆县几个乡上的人，也会坐船横渡金马河过来交换货物，仗着在自己的地盘上脸熟，天源村的人也受益匪浅，总能把自留地或边边角角栽种的瓜果蔬菜拿到街上变成钱。

那是宰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场口常常驻守了些积极分子，买卖东西是要分类的，分资本主义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当然是不准进场交易的了，一经发现就要被没收。没收的东西是要交到乡上的，但这些东西到了乡上后，大部分不是被干部们吃掉就是给瓜分了，余

下的少部分作为奖励落入积极分子之手。然而积极分子中也有要做人情的，吃上被没收者的两根烟或一把炒花生，就把东西退还了，这当然是只针对熟人了。不熟悉的人你就是叫爷爷老祖宗也没门儿。

天源村人的东西是极少有被没收的。为此，天源村人感到十分的自豪。

最热闹的地方是赵家渡街上屠宰场的售肉铺，还未开门，人便排成了长龙，手里拿着肉票，鹅似的伸长脖子盼望铺面早点儿开门。

刀儿匠是国家正式工人，是要准时上班的，开铺卖肉前还得先把项圈肉和保肋肉割下来，留给亲戚朋友。

瘦肉对一月难得吃一回肉的农民是不划算的，如果谁能有幸割上项圈肉和保肋肉，高人一等似的一路炫耀回去。

刀儿匠在开铺后对买肉的人来说就是上帝，如果排队到跟前，刀儿匠也眼一瞄，见不是熟人，便往瘦肉与骨头多的地方下刀。买肉者便会抗议，于是刀儿匠便连问两声：“要不要？要不要？”如果再抗议，就递回肉票，高喊一声：“下一个！”

不要也得要，于是一离开肉铺买肉的人便骂：“狗日的刀儿匠，肥肉都割给你姐儿妹子的野男人了，净拿骨头给我。”

然而，无论是刀儿匠还是收猪人，只要你把事情做得太绝了，也会激起公愤，倒上一回霉的。

夏收猪就是其中一个。

夏收猪在屠宰场负责收猪，直接掌握农民的利益大权，那年月喂肥一头猪要一年多时间，是农民买油盐办年货的主要经济来源。于是在卖猪的那天早上，他们便会忍痛煮上一锅人都能吃的好食，将猪喂个痛饱，然后满怀希望地用鸡公车推到屠宰场。等猪放下来，夏收猪便过来用手压压猪的肚子，一声太饱了，便不再理你。于是你只得龟孙子一般蹲在猪旁边等待，从上午等到下午，等得跟前的猪屎尿拉出一大摊一大堆饿得开叫后，夏收猪这才又过来，说声去称。

等猪赶进称重量的大铁笼子，夏收猪却说：“这猪要折扣10斤屎尿。”

农民一听不干了，抗议道：“上午等到下午，屎尿早就屙完了。”

夏收猪便问：“你卖不卖？”

农民就哑了口，想一会儿还是不服气：“上午那个人的猪喂得那样饱，你咋不扣他的秤？”

夏收猪也不搭话，立即将手里的本子往口袋里一揣，就要去开铁笼门把猪赶出来。这时后面等着交猪的人便小声对不服者说：“上午那人是他的老表。”不服者赶忙上前按住夏收猪开笼门的手：“老先人，我卖，卖！”声音里含着哭腔。

等算了账拿了钱，立即在屠宰场的坝子中跳着脚骂：“夏收猪，我操你先人板板，你扣我10斤秤拿给你龟儿子去吃药。”不等夏收猪赶来，一溜烟跑了。

10斤猪的价钱对一个把一分钱也要掰成几瓣用的农民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巨款。

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把酒灌得醉醺醺的夏收猪从外面回家，走到一个大粪坑旁时，有两个人冷不防从黑暗处冲出，不说一句话，将毫无反抗能力的夏收猪抬起，“扑通”一声扔进大粪坑中，然后一闪身便不见了人影。

等夏收猪从粪坑里爬起来，从头到脚全是大便，黏糊糊地还有拖尾巴的蛆在上下爬动。夏收猪的酒意全消，蹲在地上“哇哇”一阵好吐。

夏收猪被人扔进粪坑的事让全乡很多人高兴了好一阵子，他从此霉了很久，收猪时也老实了许多。

据说，将夏收猪扔进粪坑的两个人就是天源村的人，因为天源村的多数人也恨他。

夏收猪当时是不应该喝醉酒的，因为那时的白酒奇缺，但反过来一想，虽然白酒奇缺，但对供销社的干部来说却是小菜一碟了。供销社干部也有家属亲戚在农村，也喂猪，卖肥猪时也要求夏收猪，所以他常喝醉酒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社会和世界极怪，越紧俏的东西似乎想要的人越多，这就难怪能喝

上一二两酒就自称酒仙的人遍街都是了。

通平乡医院有两个医生，有一天晚上从医院里拿出一瓶医用酒精，高兴得不知道是谁了，庆祝似的弄了几样好菜。起初两人说好要将酒精多兑点水的，临喝时却改变了主意，把水兑少了，怕不过瘾。两人将一瓶酒精喝得一干二净后，结果一个中毒身亡，一个也差那么一丁点儿命归黄泉。

天源村党支部书记彭志远和大队长张仲华决定办个酒厂为村上赚点钱，就是在医院医生被酒精醉死后开始筹备的。

村上绝对是一穷二白的，当时要钱无钱，要地没地，但支部书记和大队长能想到办酒厂赚钱的点子，对穷得发慌的天源村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一个美好的希望。

酒是杯中之物，一喝下去就没了，你得再买，所以销路是没有问题的。

开了几次会，讨论了无数种方案，最后彭志远与张仲华决定上下游说。上当然是找乡上支持，去信用社贷款；下便是找各个生产队的队长，出土地，出酿酒原料，出建厂的人工。

见上面跑得差不多了后，天源村大队部召开小队长以上的会议，书记彭志远和大队长张仲华在会上宣布：每个队出土地6分，小麦2000斤，罐子10个，人工600个，将酒厂建起来，集体管理，赚了钱全村人人有份。

这是天源村有利于每个农民的大好事，几乎没有一个人反对，所以落实到每个队的任务很快完成，用贷来的七千元钱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将酒厂像模像样地建了起来。

彭志远和张仲华跑了很多地方才把酿酒师傅请来，于是开始酿酒，结果开市大吉，第一批便酿出了香浓浓、甘甜甜白酒。

酒酿出来了，村上立即投资开了个代销店，经销方法极简单：农民只要将能酿酒的原料拿来，便可交换。如麦子、高粱、玉米、谷子、毛稗子等，用现钱买当然更好。

生意很是火红。

然而，那浓浓的酒香却引来了不速之客。

首先是距酒厂几步之路的乡政府，不管官职大小，只要是干部就行，